



随心而拍，将故事藏进照片

记者 赵云

浙江温岭，摄者谢一秀。

不久前，《人民摄影》刊登的观点文章《摄影不必去远方》中，出现了谢一秀的名字和作品。

作者毛国华对她非常欣赏：从她的作品中不曾发现任何远离家乡的名胜景观，但不准发现生活的敏锐和人生的厚积。

文章的配图之一，是谢一秀多年前的摄影作品。在临海的一个古老小山村，一群搞艺术的人在采风，一名老人牵着牛回来，谢一秀当即用相机记录下了这一瞬间。

这是一张有故事的黑白照片。正如毛国华说的：她特别擅长用黑白影像表达思想和情感。



谢一秀拍摄的拆迁工人剪影。



谢一秀拍摄的老屋画面。



谢一秀拍摄的举草垫的小女孩。



谢一秀拍摄的渔民收笼场景。

除去摄影师的身份，更多的时候，谢一秀是一名家住温岭市区前溪旁的家庭主妇。

上世纪60年代出生，高中毕业后进入社会，结婚、生子，被柴米油盐所羁绊，这便是她的前半生。

谢一秀的丈夫陈世君是搞艺术的，涉足书法、绘画、微雕、摄影等领域，并进入了现当代艺术家的行列。在艺术的熏陶下，谢一秀对生活有了更深的体验和感悟。

2010年，儿子上了高中后，谢一秀有更多的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情。陈世君给她新买了一台佳能7D相机，夫妻俩自驾到周边拍照。

对于摄影，谢一秀有自己的想法。在丈夫简单指导了相机拍摄的技巧后，她就开始自己摸索了。每次出门，夫妻俩往往各拍各的。

城南的吉捕岙沙滩是他们最常去的地方。那时，沙滩还没有被管理起来，上面有着很多垃圾。这些垃圾，成了夫妻俩拍摄的环保题材。

潮水刚退，沙滩上还有水，这时拍摄的照片，色泽更好。而半嵌在沙里的各种垃圾，以及沙滩上的各种纹路，在相机定格的画面中，变成了富有中国画韵味的美好艺术。

他们将这些作品命名为《钱纹》。在我们小时候，物质匮乏，很少能见到垃圾；海边的垃圾，是物质发展的表现。谢一秀说。之后，他们又将作品改名为《蜕变》。

2012年，夫妻俩的环保题材摄影作品入展 平遥国际摄影展。

潮起潮落，每天留给沙滩的都是不同的景象。在吉捕岙沙滩，他们陆陆续续拍了六七年。后来，沙滩上的垃圾被逐渐清理，谢一秀拍摄更多的是人文纪实类作品了。

拍摄，一定要自然！这是谢一秀心中的标尺。

少女时代，谢一秀和闺蜜们一起出行，有闺蜜要她帮忙拍照。因为要入镜，闺蜜刻意摆起造型，谢一秀否决后，让她呈现生活中最自然的状态。

因为不做作，拍出来的照片才会美。

七八年前，夫妻俩来到乐清大荆南阁古村，一名趴在圆形草垫上的小女孩吸引

谢一秀不喜欢守候，她选取的瞬间，往往都是不期而遇。

在海边，她记录下渔民收网的场景，一名时髦的女游客弯下身子和渔民聊天，一头黑发垂了下来。黑白画面中，是时髦和传统的反差。游客牵着条白色小狗在海边散步，小狗望向主人，而画面中只拍下了主人的腿，他和它之间的互动惹人遐想。

去绍兴游玩时，巷子里一尊猪八戒的雕塑格外引人注意，恰巧一名端着菜的女子经过，谢一秀成功捕捉了这一瞬间，就像是女子在为猪八戒上菜，妙趣横生。

相机记录的，不只是光影的效果，

谢一秀的摄影作品，经常入选国内外的艺术展，4次入选奥地利国际摄影赛。

7月13日，融汇·伦敦当代艺术展在英国伦敦开幕，谢一秀的一张新概念照片参展。

2020年上半年，谢一秀利用儿子电脑中的一个平面设计软件，将平时拍摄的人物和软件中的线条结合起来，再涂上颜色，一组“乱涂鸦”的作品就诞生了，她将其命名为《自由·共生》。

家庭主妇拿起相机



谢一秀本人照。

拍摄，一定要自然

了他们的注意。谢一秀马上到车上取来相机，抓拍到了小女孩双手举草垫的画面。

其实，小女孩是抗拒拍照的，她当时拿草垫赶我。谢一秀说。但是，记录的画面呈现的，却是另外一番风味。

《街头巷尾》《太平故里》《世间百态》《记录百姓生活》……谢一秀的作品非常接地气，有着浓厚的生活气息。

文化路的自产自销点，曾是她最爱的

拍摄地。摆摊的老人、买家的神态、整理中的渔网，这些都是她画面中的主角。临近春节时，前溪路上写对联的场景，也被她一一记录。前溪中的浣洗场景，在她的镜头里，呈现了特有的风格。

她喜欢到文化路一残障人士家买鸽子，在等待的时光里，她爬上二楼，斜阳将她修长的影子投在长满青苔的石棉瓦屋顶。她认真地构图，在光影中寻找心中的美。

捕捉真实的瞬间

拍摄者要在画面中融入情感和思想，让照片会说话。谢一秀说。她喜欢用黑白的镜像，这样的画面更有层次感；她擅长捕捉人物的肢体语言和表情，拍摄的人物形象细腻而丰满。

作为生活在老城区的温岭人，谢一秀见证了老街的拆迁和新房的崛起。用相机记录生活状态，这是其他艺术形式无法取代的。

坊下街、南门街、牛轭街的旧城改造拆迁，给了谢一秀很多拍摄的素材。她记录拆迁时的场景，留住老房子最后的画面；她关注拆迁中的人物，如拆迁工人、老屋主人、拆迁中的拾荒者等。

一次，拆迁现场尘土飞扬，谢一秀躲进了一间小屋，紧接着躲进来的，是几名拆迁工人。谢一秀迅速拿起相机，对着屋外的光线，将墙、门、窗以及工人的身影定格为黑白摄影照片。还有一次，谢一秀遇到了3名拾荒女子，想给她们拍照。对方见状，慌忙离去，谢一秀拍下了她们离开时的背影。

谢一秀说，她所拍摄的，都是她想拍摄的。她的摄影，是为了愉悦自己。她拍下的老屋画面，在旁人看来有些杂乱，画面中的电线杆有些多余。但谢一秀却不这么认为，正是电线杆给了画面不一样的感觉，而这就是最真实的生活场景。

呈现近在咫尺的美

这组作品在一自媒体平台发布后，得到了很多好评。旅英当代视觉艺术家韦宏山将这组作品定义为新概念艺术，并邀请谢一秀在融汇·伦敦当代艺术展参展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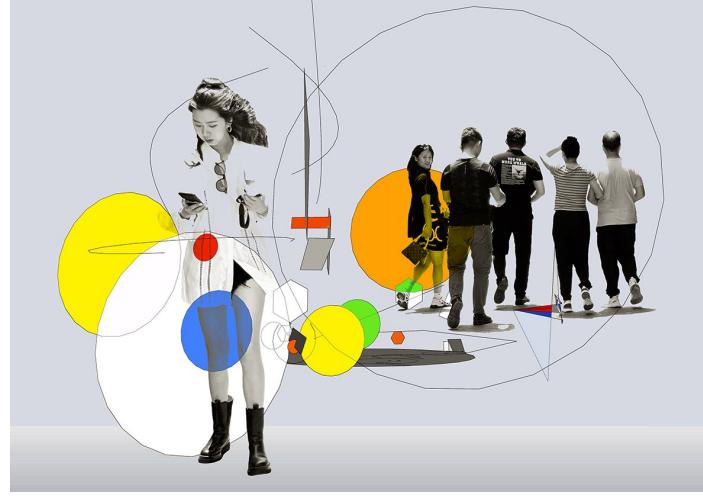
谢一秀的摄影作品，不受固有程式束缚。相比以往，现在的谢一秀更喜欢用手机去记录生活。她说，艺术家的作品是对生活的理解、感悟与表达，敬畏自然是天道。

拍摄时，谢一秀没有去远方，但她却下了大功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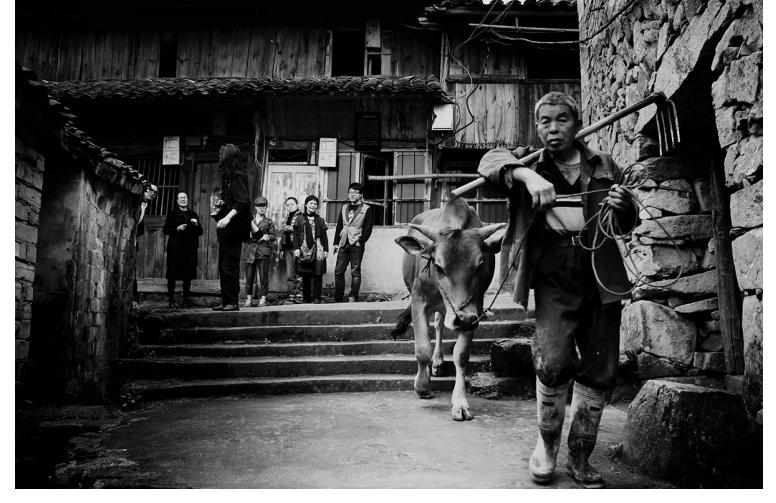
2013年，陈世君在《中国摄影》发表文章《同黑格尔学摄影》，认为对于摄影人来说，美往往就近在咫尺。

夫妻俩都觉得，任何物体都有它内在的美。有人能拍成好的艺术作品，源于其深厚的学习、高人一筹的摄影语言及独到的审美观。

(本版照片均由谢一秀提供)



作品《自由·共生》。



谢一秀拍摄的临海小山村。